

“我命由我不由天”：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自我同一性探索

鲜于宁

三峡大学科技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DOI: 10.61369/SSSD.2025020006

摘要： 本文以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为研究案例，结合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理论，深入剖析主人公哪吒从“魔丸”到“英雄”的自我认同探索过程。探究了青少年在自我意识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心理冲突及其解决途径，揭示了电影情节与心理学理论的契合点。电影中哪吒的成长经历生动地展现了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中“同一性与角色混乱”的危机，而他最终实现的“自我同一性整合”，为当代青少年突破社会认知偏见、重构自我价值提供了具象化的参照模型，本文对发展心理学视域下的影视文本分析具有方法论启示价值。

关键词： 自我同一性；埃里克森；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

"My Destiny Is in My Own Hands, Not Heaven's": Exploring Self-Identity in the Animated Film "Ne Zha"

Xianyu Ning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Yichang, Hubei 443002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domestic animated film "Ne Zha" as a case study and combines Erikson's theory of self-identity to deeply analyze the protagonist Ne Zha's journey of self-identification from being a "demon pill" to becoming a "hero." It explores the key psychological conflicts faced by adolescent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self-awareness and their solutions, revealing the convergence of film plot and psychological theory. Ne Zha's growth experience in the film vividly demonstrates the crisis of "identity and role confusion" in Erikson's theory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his ultimate achievement of "self-identity integration" provides a concrete reference model for contemporary adolescents to break through social cognitive biases and reconstruct their self-worth. This article has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analysi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tex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Keywords： self-identity; Erikson; the film "Ne Zha"

引言

近年来，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不仅创造了超高票房奇迹，片中那个顶着黑眼圈、叛逆不羁的哪吒形象更是引发了无数青少年的共鸣。这个一出生即被贴上“魔丸”标签的问题少年，映射出现实中许多年轻人的困境：如果从小被认定为“坏孩子”，该如何找回真正的自己？本文借助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理论，通过分析哪吒从被诅咒的“魔童”成长为拯救百姓的英雄历程，揭示青少年在成长中必经的三个关键挑战：面对社会评价时的自我怀疑、处理家庭期待与自我选择的矛盾以及最终打破命运束缚的觉醒。哪吒的乾坤圈不仅是控制魔性的法器，更是青少年挣脱外界标签、建立自我认知的象征。影片结尾“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呐喊，正是埃里克森同一性理论的生动注解，不仅生动演绎了自我认同的最终整合，也为现实中迷茫的青少年提供了冲破偏见、重塑自我的精神力量。这种用动画故事解读心理成长规律的研究方法，也为心理学理论的大众化传播开辟了新思路。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 2022 年度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三全育人’视域下的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创新与实践”（项目编号 2022530）；2022 年三峡大学科技学院重点教学研究项目“‘三全育人’视域下的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创新与实践”（项目编号 JY20220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鲜于宁 (1985.01—) 女，汉族，湖北宜昌人，三峡大学科技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心理学，电子邮箱：mmyy8285@163.com。

一、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理论

埃里克森认为，青春期（12-18岁）最重要的心理任务就是解决‘我是谁’这个问题，也就是形成稳定的自我认同^[1]。这个阶段青年人会不断尝试不同角色和价值观，最终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身份。如果这个过程不顺利，就会感到迷茫焦虑，表现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行为矛盾、对未来缺乏方向感等。健康的自我认同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需要经历‘探索-尝试-确认’的循环过程：先主动尝试各种可能性，然后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之后可能还会再调整和重新选择，继续探索，直至得以确认。

埃里克森特别强调，个体同一性的构建本质上是社会文化环境与主体能动性相互作用的产物。首先，社会标签通过刻板印象和期待效应，常常限制了青少年的自我认知。其次，重要他人作为情感联结的对象，他们的价值传递和情感支持构成了个体自我叙事的关键脚本。最后，危机与承诺的心理辩证推动着认知图式的重构。这三个维度的协同作用，共同塑造了个体从角色混乱走向自我统一的心理成长轨迹^[2]。

二、影片中哪吒的自我意识

“魔丸”的标签，这成为了他自我认知冲突的根源。在陈塘关百姓的眼中，他注定是祸患人间的魔王，这种外界的评价让哪吒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中。一方面，他拥有强大的力量，时常会不受控制地展现出魔性的一面，这似乎印证了“魔丸”的身份；另一方面，在他内心深处有着善良和正义的本质，这又与“魔丸”的形象相悖。电影中，哪吒多次试图证明自己并非大家所认为的“魔”，他努力学习法术，希望能像父母一样降妖除魔，当水夜叉抓走小女孩时，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全力营救，然而，他的行为并没有得到百姓的理解和信任，反而被误解为是在捣乱。百姓们只看到了他魔丸转世的身份，却忽视了他的善良和努力，这种不被认可的挫败感充斥着哪吒的内心，他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与迷茫。在生辰宴上，当得知真实身世后，哪吒彻底崩溃，他感觉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于是他愤怒地想要毁掉一切。哪吒在“魔”与“仙”的身份之间难以抉择，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

（一）哪吒的自我认同之路

哪吒的自我认同是一个不断探索、挣扎与成长的过程。起初，对于外界的排斥和误解，他以恶作剧和我行我素的方式回应，试图引起他人的关注和肯定，然而，这样并没有让他获得真正的自我认同，反而使他更加孤独和迷茫。幸运的是，朋友敖丙、师父太乙真人以及父母的陪伴与不离不弃让哪吒内心的温暖和善良逐渐被唤醒。他开始正视自己，思考命运可能并非由“魔丸”的身份所决定，而是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行动来改变。

当陈塘关面临被水淹的危机时，哪吒终于完成了自我认同的转变。他不再纠结于自己是“魔”还是“仙”，而是坚定地选择守护陈塘关和百姓，他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在于用自己的力量去保护他人，而不是被身份标签束缚，最后哪吒通过与敖丙的并肩战斗、共同抵御天雷，他实现了自我价值，完成了由自我怀疑、迷

茫到自我认同的转变，成为了真正的英雄。

（二）他人对哪吒自我意识觉醒的影响

陈塘关百姓对哪吒的歧视和排斥对其自我意识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百姓们因为魔丸转世的特殊身份和力量，对其充满了恐惧和敌意，他们把哪吒视为妖怪，讨厌并孤立他。这种负面的外界评价让哪吒在成长过程中遭受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他的叛逆和反抗都是对外界的一种愤怒表达^[4]。百姓们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哪吒自我意识的健康发展，使他在自我认同的道路上充满了坎坷和挣扎。

所幸父母的爱与支持对哪吒自我意识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李靖和殷夫人尽管知道哪吒是魔丸转世，但始终给予了无条件的爱和信任。李靖为了哪吒向天尊求来换命符，愿意用生命换取儿子的平安；殷夫人则努力抽时间陪伴哪吒，给予他温暖和关怀。他们的爱在哪吒内心深埋下善良和正义的种子，成为他日后在迷茫和困境中坚持自我、追求自我价值的重要动力源泉；师父太乙真人对哪吒顽皮贪玩性格的理解与包容，完美诠释了无条件积极关注的教育智慧，师父允许哪吒做自己，巧妙引导他将破坏力转化为创造力，善于发掘哪吒的灵性之光，引导哪吒认识到“魔丸亦可护苍生”，促使其主体性认知觉醒；敖丙也对哪吒的自我意识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挚友的出现让哪吒第一次感受到了友情的美好，他们在海边的相遇以及共同击败海妖的经历，让哪吒体验到被理解和接纳，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当哪吒得知自己身世自暴自弃时，敖丙的劝说帮助他重新找回了自我，坚定了与命运抗争的信念。

三、基于埃里克森理论的哪吒自我同一性发展解析

（一）哪吒成长阶段与理论阶段的对应

从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理论来看，哪吒的成长历程与青少年阶段高度契合。在电影中，尽管哪吒只有三岁，但从他的心理发展以及所面临的困境来看，无疑处于青少年阶段的自我同一性探索时期。在这个时期，青少年的自我意识迅速发展，开始深入思考自己的角色、身份、和未来，努力寻找“我是谁”以及“我将走向何方”的答案。哪吒时常问自己：“我到底是魔还是仙？”这种对自我身份的迷茫，正是青少年在自我同一性形成过程中常见的冲突表现。

（二）哪吒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

哪吒面临着许多典型性身份认同危机，这些表现与埃里克森理论中青少年在形成自我同一性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境高度一致。哪吒的自我认知危机始于他出生时被赋予的“魔丸转世”身份标签。这个由社会建构的污名化符号，即村民们认为他是“妖怪”的集体认识，对他产生了极大困扰。根据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如果12岁至18岁的青少年无法建立稳定的自我概念，他们就会陷入角色混乱的认知困境^[5]。哪吒的破坏性行为，比如烧毁村庄、攻击小伙伴等本质上是一种通过行动来反抗外界强加的符号定义，这一现象证实了埃里克森关于“消极同一性”的论述——当一个个体无法获得积极的社会认可时，他们可能会

通过反向行为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价值。

哪吒在职业或角色定位方面也面临着困境。尽管他天赋异禀，渴望成为像他父母一样受人敬仰的英雄，但外界对他的偏见使他难以实现这一目标。在百姓眼中，他做的任何事都是在捣乱，这种外界的否定让哪吒对自己的能力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怀疑，他不知道是应该继续坚持英雄之梦，还是屈从于他人的看法放弃追求，他表现出叛逆和自我毁灭的行为，试图通过破坏性行为来宣泄内心的沮丧和迷茫。

哪吒在价值观和信仰方面也经历着困扰。哪吒内心渴望正义与善良，然而他遭受的歧视和孤立让其对世界的公平和正义产生了怀疑，他似乎被教导要保护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这种矛盾让他不知道是继续坚守心中的正义，还是屈从于外界的负面评价变成魔。

（三）哪吒实现自我同一性整合的过程

最初，哪吒的自我认知仅仅局限于外界赋予他的“魔丸”身份，在与敖丙一起对抗海妖的经历中，哪吒发觉自己的力量可以用于正义，这让他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有了新的认识。他开始思考，命运不应由外界的评价来定义，而是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行动来塑造。这种新的自我认知为他实现自我同一性的整合奠定了基础。

他人的认可、支持与引导推动哪吒实现自我同一性的整合。面对哪吒的捣乱叛逆，母亲殷夫人没有说教责骂，而是坚持有空就陪他踢毽子，这种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有效地缓解了哪吒的社交孤立感，与埃里克森强调的“基本信任”重建机制相一致；父亲李靖采用了“灵珠转世”的善意谎言重构了叙事，本质上是通过替代性身份为哪吒创造一个心理过渡空间，鼓励其成长；师父太乙真人的价值引导“你是谁由你自己决定”推动哪吒进入了积极意义建构的阶段，标志着个体从被动接受向主动选择的认知飞跃^[6]。

哪吒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的反思与成长也是促进自我同一性整合的重要因素。当得知自己的身世时，哪吒陷入了巨大的绝望和愤怒中，他想要毁掉一切，但他意识到，自暴自弃与发泄并不

能解决问题，只有勇敢地面对才能真正实现个人价值。于是，他放下怨恨，与命运抗争，用自己的力量守护了陈塘关的百姓。在抵御天雷的过程中，哪吒不断挑战极限，克服了内心的恐惧，也渐渐明白了使命和责任，实现了从一个迷茫的少年到一个有担当的英雄的转变，完成了自我同一性的整合。

在由天劫咒引发的生存危机中，哪吒的自我整合过程呈现出埃里克森理论的核心命题——危机与承诺的心理转化机制。他从抗拒命运到自愿承担起拯救世界的责任这一转变完全重现了埃里克森所描述的“通过存在性选择实现自我整合”的发展路径，具体表现为：（1）自身安全感的重建：接受并与“魔丸”身份和解；（2）价值体系重构：将破坏性能量转化为保护使命；（3）生命意义的升华：通过利他行为实现自我存在价值。这样的转变刚好佐证了埃里克森关于青少年最终发展任务的论断——“在自我定义与社会期望之间建立创造性的平衡”。而他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呐喊，正是青少年突破外界定义，挣脱社会决定论的枷锁，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终极体现^[7]。

四、结束语

哪吒电影之所以能引发亿万观众的共鸣，是因为每个人心中可能都藏着无形的“乾坤圈”，可能是“学渣”的标签，或是“叛逆”的指责。那些被偏见困住的青少年，需要的往往不是道德说教，而是一把打开认知枷锁的钥匙^[8]。就像电影里太乙真人用《山河社稷图》引导哪吒那样，教育者何不把心理学知识藏进《哪吒》这样的电影中，在心理课堂分析乾坤圈象征的成长束缚，让青少年从哪吒的逆袭中看懂三个成长真相：被误解时如何坚守自我，面临抉择时怎样倾听内心，遭遇困境时如何重写人生剧本。当抽象的心理学术语“自我同一性整合”变成银幕上滚烫的故事脚本，当心理学理论化作哪吒额头绽放的莲花，或许这就是治愈青少年孤独迷茫的最佳药方，毕竟，没有谁比这个踩着风火轮颠覆命运的少年，更能诠释什么叫做“成长的觉醒”。

参考文献

[1] 埃里克·H·埃里克森. 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

[2] E H Erikson. Childhood and Society. Vintage. 2019.

[3] Bandura, A. (1977). Social Learning Theory. Prentice Hall.

[4] 白秀杰, 雷丽. 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对0~3岁儿童家庭教育的启示[J]. 白城师范学院学报, 2022, 36(04): 82-86.

[5] 范赞, 朱霞, 王朝凤. 《一个人的朝圣》中的哈罗德的成长阶段解读——基于埃里克森心理社会发展理论[J]. 济南职业学院学报, 2018, (06): 104-107+115.

[6] 李婷. 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视域下青少年家庭教育方式的探索研究[J]. 心理月刊, 2024, 19(02): 191-193. DOI: 10.19738/j.cnki.psy.2024.02.058.

[7] 李江. 积极心理学与家庭教育结合的思考[J]. 科学咨询, 2024, (02): 242-245.

基于埃里克森人格发展阶段论解析电影《心灵捕手》主角性格成因及启示 - 中国知网.

[8] 许国祥. 借鉴埃里克森人格八阶段发展论把握青少年个性的家庭教育[J].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 2010, (16): 28-29.